

飞地

我们村是一块飞地，旧版的中山地图上就标有某某镇飞地。2003年之后，中山就取消了飞地，将其划分到就近镇区，这一划，划出了许多故事。

20世纪80年代，我们村宁静得像一幅画：一条蜿蜒的河，一排清秀的竹，民风淳朴。我们村很小，全村男女老幼一个不漏才不过800人，甚至还比不上人家的一间工厂。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，小村有自己的小学、村府，该生产学习的生产学习，一切法律条文该宣传落实的宣传落实，不会因为小而陷入无政府状态。

20世纪90年代初，我外出读完书后，回到村小学里当了一名代课老师，对于刚参加工作没多久的我，觉得一切都新鲜有趣，我曾经的小学老师成了同事，亦师亦友；和学生们待在一起也很快乐。

1997年，教办下达了一份通知：对于“麻雀学校”实施关、停、并、转。我们学校是“麻雀学校”当中的佼佼者，全校师生不足70人。这个消息对小村来说无疑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新闻，村民反响强烈。

镇领导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为了给边远农村的孩子提供优质的教学条件和资源，同时又节省教学经费。方案是有几套的，一、整体迁移，像三峡移民一样，将村民迁往镇上一个指定的区域，为他们建设楼房及商铺，以安定他们的生计和孩子的教育，原村的土地则无条件提供给镇政府开发利用；二、村民在原地居住，学生则用两台大巴每天往返接送于村与校之间；三、与就近小学合并，由镇政府划拨教学经费给所在学校，以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。

经过多方研究讨论和听取村民意见，方案一是比较振奋人心的，但政府的投入是一个天文数字；方案二，村民极力反对，理由是如果出了什么意外，小村的希望就完了。方案三，还有很多细节要斟酌，因为我村和邻村不隶属于同一个镇区，财政的划分是一个问题，而且要在本村和邻村的河面上架一座桥，那亦是一个不小的投入。

最后领导拍板了方案三，修了一条通往邻村学校的路和在河面上架了一座桥，用了50万元；每年由镇财政划拨3.5万元给邻村学校作为补贴资助。原学校的开支每年至少6万元，等于每年至少节省了2.5万元。这个数字对于一个村民家庭来说是大数字，但对于一个镇的财政来说，可以说是微不足道。但对于小村来说，等于彻底地改写了历史——学校没了，许多人和我一样没有了母校。

历史回到1974年，我们的祖辈在村干部激动人心的鼓舞下，从大村扶老携幼的来到这片边远、荒凉、落后的蛇鼠横行的水网之地开荒辟野，当时缺衣少食，记忆中的冬天特别冷，缺医疗缺教育，有什么头痛脑热要到邻村求医，小朋友是没有幼儿园上的，7岁之前要跟父母下田。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，村民仍然用惊人的毅力克服了重重困难，把这片飞地建设成“南泥湾”，村民几乎用了两代人的时间才可上缴公粮，实现自给自足略有盈余。可以肯定，村民是对这片土地是有感情的，儿不嫌母丑，狗不嫌家贫。但现在自己的学校关停了，小村也合并到邻镇邻村，等于改名换姓了。我们是从我们的镇区分支开来的，我们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也在这个镇，合并到邻镇，连可怜的归属感也没了。我们是有充分的理由强烈抗议的，但我们也知道，领导也尽心尽力了，我们也心领了。

1998年暑假，送走了最后一拨学生，学校关闭。2002年3月，小村亦合并到邻村，实行财政统一，小村结束了自己的独立自然村的历史。

今天，重新审视这段历史，我仍然心情激动。用现在的观念来说，资源整合互利共赢是好事；当初村民的狭隘又真挚的感情也不可否定。改革开放近40年，我们共同参与和见证了这段历史——饱含个人感情的社会发展史。经过多年的发展，合并后的村有了崭新的学校，规范整洁的村路，气派的楼房，一切都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崭新面貌。2016年，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，用“三个伟大历史贡献”“八个不忘初心”，理

性又感性地总结了共产党带领下走过的 95 年历史：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短短 30 多年里摆脱贫困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彻底摆脱被开除球籍的危险，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，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。我们村被“开除”了村籍，成全了这个伟大的时代。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，我们慢慢淡忘了这份狭隘的归属感，毕竟发展才是硬道理。

请记住我们的历史，中山市黄圃镇新二村。

●作者：梁凤梅

中山党史